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二

餘姚黄宗羲編

書二十六

議禮

與蕭子雝書 霍韜

黎訓導行草次付上陋議生也自知背時違衆且犯宋人不韙之罪固嘗緘口以俟世之君子講訂焉既而舉朝士大夫皆極力争辯謂上既富有天下必不得復有

父母然後可生竊痛之曰使我不有父母然後與我官爵我寧不有官爵而不肯舍父母也孰謂父子天性諸君子獨與人殊也是故不得已著陋議已而毛先生下教復誤以為人後者為之子為出諸禮經生乃據儀禮禮記與之考訂論辯然後頗覺其誤而伊川之言則莫辯其果出於伊川否也或洛黨假伊川之說以求勝歐曾亦未可知也今則知富有天下者不得有父母之為非矣故我皇上稱興獻王曰本生父惟考孝宗之失則諱護而不肯改生竊

議之曰本生父之詞可用之手勅也祀事祝詞亦曰本生父之云也乎若祝曰皇考則於孝宗不亦有兩考之嫌也乎是故不得已上陋疏令諸君子復曉然共爭皇字之增減生竊議之曰俾我皇上得正父子之名以不絕天性之恩則姑緩尊之典以安其親之分禮之正也今不能守禮極論惟爭一字之增減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不亦可惜乎蓋諸君子始也謂皇上宜為孝宗嗣別擇崇仁王為興獻王嗣亦猶哀帝為成帝嗣別以孝王

子為定陶嗣也今皇上帝后其父母亦猶哀帝追帝后其父母也是誤皇上以非禮之失全襲漢帝之非誰之尤乃上自内閣下至諫垣至百執事各效一說以著直諫之節惟皇上孤立獨蒙拒諫之名生竊謂宋之濮議主之者宰輔也議之者學士也爭之者諫臣也是故英宗得恭已以聽不失為盛德之君韓歐猶得直任其事以甘心奸邪之斥所謂善則歸君過則歸已古道猶有存也今則大小臣工俱著直諫之譽惟皇王獨蒙拒諫之名則今日

宰相欲如韓歐之奸邪不可得也皇上雖欲如英宗之恭已亦不可得也世變不猶可慨惜也乎是故不得已著或問凡此皆一已淺見諒不足以示百世垂無窮方自首悔而執事奬借太過吾恐人亦謂執事為邪說中人也何如何如近日南畿諸君子亦各具疏以共揚直氣可羨也惜乎不能端本極論亦惟一字之競無補於人倫天理之是非也且其說有所謂春秋之義有所謂考禮據經不知諸君所讀者何春秋所據者何典禮而

云爾也今之利祿昏心者謂有天下必不得有父母生且不暇與辯獨惜伯固黄先生為世間人侍御方先生志道林年兄家學淵源亦深弗考也亦徒云云也或者不諒諸君之心直斷之曰王鳳柄國上書者專攻後宫王莽柄國頌功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人自今觀之豈四十八萬衆汩諸賢良則盡喪心也乎寧忤天子以有直名勿忤權臣以觸奇禍古今人心豈相異也嗚呼此豈諸賢之情也哉又謂秦王車裂假父囊撲二弟諫而死

者二十七人茅焦繼之危言厲氣感悟秦王由今觀之則二十七人之死諫茅焦之善諫是非何如也永樂間遷都北京舉朝之士爭言不便至斬蕭儀然後定自昔視之太宗真拒諫也由今觀之是非何如也習見常人豪傑不免況於庸人俗士以口舌取官爵如茅焦二十七人輩又烏足責其知父子夫婦兄弟之倫也嗚呼豈諸賢忠且智亦猶夫茅焦二十七人者之忠智也乎是未可知也不然則春秋之義禮記儀禮之說想講之熟

矣而猶不知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說之非乎如其不知也而道聽杜撰是自欺也如其有知也而猶曰禮云禮云形諸奏牘是敢於欺君也自欺以欺君豈諸賢之心哉或者道喪千載世昧正途前輩君子或不得不任其咎也故稽古如君實不識光武祖元帝之非吾朝博學如劉定之亦模稜蟬噪其後況蔽於伊川有無莫辨之說以踵千古之謬則諸君偶醉謬叢而發一寤亦其宜也不然其亦躍出千古而更一深思也乎諸君生不敢

與辨黄方林三先生俱世所謂賢者生不敢不請教古之君子合異為同必更相詰難然後可非曰唯唯諾諾便謂之同也執事幸為轉申此悃於三先生俾高明尚牖教我以不終底於迷謬則我執事之賜惠也

與朱貳守論稱謂書 霍韜

家人回謂執事恠生於拜帖不書治生而書侍生疑若傲慢不敬者此蓋執事未諒生之心而區區之情亦有未徹於執事故也生於衣冠士類未嘗敢慢况於當路

君子乃敢傲慢之乎且傲凶德也君子不加諸身況敢加諸人乎況敢加諸當路君子乎執事宜諒區區之心矣生於拜帖惟廵撫則稱晚生或稱職方主事若廵按兩司列位則稱侍生於江老先生則稱門生同年則稱年生未嘗有稱治生者是豈傲慢列位君子鄙見蓋以近世謟瀆成風士氣卑陋勢之所在則望風拜塵心有所求則俛首喪䘐下以此事上上以此責下上下交相淩謟而士風喪矣夫天下之治亂係士風士風淪喪望

天下之治可以復古不亦難乎故不自揣力量之不足竊欲以諸君子共敦古道云爾不稱治生故稱侍生禮也非敢慢也夫治之云者馭而馴伏之云也可以施諸百姓而不可以加諸士夫侍之云者交相敬事之云也可以施之同儕而不可加諸降等生與列位執事同為帝室公臣可以交相敬而不可以交相馭也故稱侍生禮也非敢慢也或云士夫於父母衙門稱治生例也生謂古者封建法行故列國各君其土士夫生其土壤雖

聖如孔子亦敬其國之侯伯如父母禮也今則封建變而郡縣侯伯變而守令輿圖萬萬里有齒有髮有血有毛共仰皇極孰敢有二故我皇上天下父母也天下臣庶共宗共戴孰敢有二若鄉邦士夫又稱鄉邦之守令為父母是天下有二也非別嫌明微之道也晚唐之季節度使擁兵專地貢賦不入裨將悍卒知有鎮將而已不知有唐室也爾時豪傑生於域中雖欲勿謂節度使為父母不可得也今天下一統全盛非唐季比也若吾

輩衣冠士類而又私相為父母以涉二尊之嫌是乃所不敢也非敢慢也且謂之治者我得而服屬之者也謂之侍者我得而交游之者也執事為政設遇孔子有得人之問則將以所得服屬者而對乎抑將以所得交游者而對乎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蓋以古道敬齊王也生自謂不敢慢當路蓋以古道相敦非所以為慢也若執事便道晝錦遇鄉邦守令亦以是禮處之是乃執事所以敬當路士夫相遇一以禮而不苟豈復有辟之

干也乎此實士夫居鄉之達禮也非一人之私也昔者生之在部也見百官謁吏部則曲躬鼠拱投刺用摺帖見科道則屏氣生每喻之曰官爵之與死生孰輕重焉雖死猶不可如是況於保官爵又語吏部之相厚者曰若輩受人躬曲奔走受人非禮諂媚皆非人也若能居千年吏部乎豈可偶握熱柄遂使人盡喪良心也當時雖有嫉生之言者亦有謂生言是者凡若此者生豈傲慢吏部亦欲以古道相期也執事心古而行淳正生所

欲與偕行古道者敢布其腹心惟高明察焉無以為慢
兼告貴寅列位先生勿訝生為慢極荷極荷

答霍尚書書 田汝成

来諭以為鄉士大夫與撫按藩臬府縣交際往来率當由中門不當走傍門趨偏階若小吏之見上官者仰見執事之操履端嚴言論和諍方今風俗披靡勢利反覆上下之交率唯唯諾諾以相誇諛誰能抗節秉禮自珍其身以違忤當路者走嘗傍觀而竊嘆之微執事無所

於闕微走亦不足以諒執事之志三代之時國有定土民有定君士大夫出而仕於其鄉父兄宗族混然閭里非若今之時棄墳墓遠桑梓去父母之壇也當其時固有為之連帥卒正方伯者然相見之禮無聞焉鹿鳴伐木之詩畧見梗概稱其士之賢者曰我之嘉賓也而鄉三物之典亦曰賓興夫賓之言尊也賓之者尊之也故禮賓至門主人三辭明不敢先屈也賓稱摯主人三辭明不敢當養也尊之亦已至矣而何敢簡其禮以屈其身

故古之君子亦莫不自重其身以立節於世非其君不仕非其大夫不見聞有往聘矣未聞有來見也聞有求而不至者未聞有不求而先之也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交者禮而已矣晉平公之於亥唐也不謂之入不敢入竊子賤之治單父也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至如監門漿博之徒茍有以自衒亦得以布衣常驕貴公子之門秦漢而下雖復靡蕩然丞相公孫弘開東閣以延名人鄭莊為大司農戒門下客至無貴賤

無留執賔主禮何進為大將軍設几杖以待鄭玄跡其一二猶有三代之遺風當是時所以尊賢者何所不至而敢簡其禮以屈其身夫尊賢之禮莫重者賔升階之禮以西為上夫既曰賔之矣又何靳焉故古者出入大門拂棖臬而已非如今之有三門也升降從兩階而已非如今之有中道也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明不敢君其室也中道之制殆起於秦漢之交所以尊君而抑臣者而公府之建亦遂因之猶言專道而行莫敢敵禮也

故尊道之制以之臨下則可以之尊賢則不可古之尊
西階也亦猶今之尊中道也古不嚮西階以尊賢今何
嚮中道以簡士也故苟以其人之可尊也而賓之豈惟
三公九卿雖布衣之士吾猶為執鞭焉苟其人不待上
之尊而屈身以求見也則彼固失已矣又何足與議禮
昔者子游之論澹臺滅明也曰非公事未嘗至室也古
之室今之公廨也古之所謂公事飲射讀法之類也今
之所謂公事則請寄而已矣使澹臺滅明以請寄見子

游固已謝絶之矣今之君子昧於尊賢之義而其交也率以名分為重輕故相見之禮頗皆踈畧不講聞執事之論固已驚心而駭目矣然執事之論以為尊賢之典則可槩以語市道之交則未可執古西階之制以例今中道則可即以士大夫請寄者皆得由中道則未可何也以尊賢之義有未明也然謙厚者集福之基驕盈者趨禍之府故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而石慶入里門必下車則今之士大夫走傍門趨偏階亦未為失禮也

走學術淺薄不能測義理精微以定權則方將與諸生商確儀度著為一編以附士相見之末簡先此布指尚容質疑

答同志問族譜書 馮從吾

承問族譜僕至寡劣何以復命雖然竊奉教於君子矣敢無説而處於此夫族之有譜猶國之史尚矣第史之為道備載善惡用昭勸戒要之以義為主譜之為道揚善隱惡有勸無懲要之以恩為主不可一概論也乃今

之作譜者則不然縱筆許𤼵略無顧忌自以為不虛美不隱惡自負曰直人亦從而直之居然史遷復出矣不知其直正有不在此者惟是家世寒微不諱可也事行細小不忌可也有可稱則傳無可稱則闕可也微顯闡幽據事實録不至溢美可也則此便是直又何必縱筆許𤼵略無顧忌而後為直哉無論族譜即郡邑修誌其載善惡昭勸戒此固毫髮不可諱者尚且於職官一類但寓褒貶於三十年之前於三十年之後者則闕之一

則有自已曾相與之嫌恐是非涉於愛憎一則公論必久而後定故姑以俟之異日夫修誌且然况修譜者可輕肆褒貶乎李獻吉謂子孫而不錄其先人是悖亂之行也若録其先人而又訐其過是為悖亂孰甚焉古人不又云乎作法於凉其獘猶貪作法於貪獘將何極今之作譜者雖似過訐不過一時講究未明誤以訐為直耳猶屬無心倘後世子孫一有小嫌不能捐釋借此族譜洩彼忿心則是以古人敦仁廣孝之書為後人報復

恩讐之具也又誰為之作俑哉綱常風化關係不小柰何不慎之於始而猶沾沾以訐為直也嗚呼不虛美不隱惡此在作史則可若譜不但不虛美則可耳禮諱尊親不隱可乎哉先是作者誇其門閥多失於虛美近日作者懲其虛美又失於揚惡虛美則以恩掩義固不可揚惡則以義傷恩尤不可此作譜之所以難也鄙見如斯惟足下教之幸甚

答廟災儀注二書 熊過

宗廟災驚懼之心率土所同矧在僚服自有官人肅給之義若不肖乃又以司存昨承示遯稱古初欲使人心警畏以開懲創之端讀之恍然如有失倘藉宗儒足為條貫傳諸来學亦不朽之盛事也一昨大禘届期執事觀變欲因廢而不舉此與不肖原擬懸合過愚以為祭固以廟存也廟火矣雖接祭有所不能又安論殺不殺哉然孔子乃謂牲至而不殺則廢今以情理揆之其文當是後人所纂入盖原文以日食太廟火疑為當祭本無可疑夫廟火固不可預期而日食則

疇人子弟皆知之不待巧算也司歴何在奈何不以告而行祭曾子奈何以為問而孔子之答又若迂緩何哉夫諸侯旅見天子與諸侯相見尚以太廟火不得終禮況被災之地勢近剥膚救焚不暇尚何論殺不殺哉禮曰人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新宫火亦三日哭公穀以為禮獨胡子以主人未入也嫌溺無從出是則哭藏主之廟胡子亦以為當禮也然不肖亦有所疑按僖二十年西宫災西宫者何公羊子曰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宫今詳仲子桓

宮武宮煬宮之例則宮當為廟其言不妄故穀梁子曰西宮西者何宣公之廟然其災也不聞哭經亦無譏哀三年桓僖宮災時南宮敬叔懿伯文伯之徒皆孔氏從遊之舊而敬叔者從孔子適周問禮之人也止命周人出御書不聞以哭為請孔子在陳聞之亦不識其哭何哉盖成三年所稱新宮者以祀宣公父廟也是時言亮闇初闋而遇天災故感而哭之以致哀異於餘廟此非予之私言釋例所言皦如也彼其發義揆情視公穀二家

不更精詳乎哀三年桓僖之災傳者以為親盡而廟不毀則當時之不哭其所縁起或是酌情為之茍燬於諒闇之後與夫次之遠者皆本不哭檀弓之言恐是附會春秋而不察當時事情耶凡禮記附春秋如諸侯不生名之類尚多不獨此條也今此所陳止是國君處變之時來教云哭位當是在都宫之外是以臣工處變言之放今時哀哭臨之義上下一體取義至精也但國哀國災禮當少別而從天子救太廟之火者孔子止云不以方

色與兵不言及哭泣涖位不知於此當何據乎想君既不哭故臣不獨哭孔子遂不著其禮乎來教又曰服雖無考然衰服則已重青服則已輕烏帽冠帶縞服其可也但晋太興二年國子祭酒杜夷修墓云春秋新宫之災哭而不服博士江淵議墓毁以為毁不應比廟災而不行服又梁天監元年禮官何佟之議蕭子晋傳重改葬之服亦曰可依新宫火災三日哭不服而已則是雖繼體承祧者亦不服也况臣子不過重服者乎昔晦菴朱

子謂六朝禮樂最精觀此三賢之言是聖人原不可制哭廟之服令之修首令典往往青衣從事是不為輕也過西南之人闇於遠覽執事先覺博綜墳典過欲執經從周久矣願因下風得聞餘論幸甚

答童宮諭廟災儀注第二書 熊過

昨奉書已旋於壇所省讀華牘宏博淵深開導備至得所未聞加於提耳之教矣過何幸何幸當時士人共仰折衷轉相傳誦幾失原本數日方得遂未裁答今尚有

疑者頗終惠教它時有閒不敢忘所師資来教辭引燕泉陽明所酧對欲以定世之疑不肖非敢别出臆度也顧以古人尊祖之義視敬天常少詘故祀天地則越紼而行事不敢以卑者之事而忘尊者之禮也其敢以卑者之忝而忘尊者之變乎即使失世職如左氏所言則當是之時謫見乎天祖宗神靈固已震疊為子孫者正當體祖宗之意以災為告而廢之所謂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者也而以接忝為言是忘天而昵祖聖

人致辨於天神人鬼之際者果如此否乎西宫之言公羊杜氏之説此亦常求三傳之異同而粗習其讀但今之稱宫者多指廟為言惟傳乃有小異爾雅曰宫謂之室室謂之宫則西宫者為之小寢别宫如公羊杜氏亦可也例之火逾公宫之説亦可也其如春秋之所稱宫者皆以廟言何哉春秋經凡居室皆不稱宫故王姬之館人居也稱館不稱宫謂凡室皆可稱宫經無是法也西宫書於經者也以經之例觀之是不可証其為廟乎

此不獨春秋耳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鄭箋曰居室也又如采蘋公侯之宮毛氏曰宮廟也幽上入執宮功所謂營居室宗廟為先故稱宮功也至魯頌閟宮之地亦是魯人安靈之所是宮之必為廟而室之不得以溷其辭古人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桓僖公宮災來教云親盡而不毀者杜征南之說也季氏出於桓立於僖以是為悅而不毀故孔子言之康侯之說也然成公六年嘗立武宮定公元年嘗立煬宮矣是三公者

皆春秋以前之君也其親盡當毀視之桓尤甚孔子言當毀何不及武煬而何言僖乎桓僖之不毀誠以季氏當時武煬之立又誰主之乎則征南康侯之二説愚皆有不達矣来教又謂即哭矣亦例不得書今將以何為例而知其不當書乎春秋之法其有事如哭廟而不書者乎假使實有其事經以例不書矣而傳亦遂泯其迹者乎是大可疑也新宫之哭胡子獨棄諸家之説而又為辭曰於遷主其言無據杜鄭之徒以為當哭夫杜鄭

注疏也皆定於頴達諸儒之手過特有所從違非敢棄經而信傳也其謂哭廟而當禮者以其情則知矣而終若無據世之言哭廟者往往以梁山為例盖梁山之崩左氏國語兩皆載之左氏止以降服乗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為言獨國語有國三日哭之語先正常謂國語者左氏删定之棄餘信斯言也將從左氏而不哭乎將從國語而哭乎將從其所删定者乎亦將不討其所棄餘而從之乎今以西宮桓僖之不哭而定之所謂情則

同而終若無據者不將近之乎禮曰人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信如公羊杜氏遂以西宮為小寢則固不得為廟矣亦豈不為先人之室乎為先人之室矣而經不書哭傳無有文者亦豈例不得書乎將實無其禮乎至於易服之儀不肖當時據舊聞為言及後思之猶有所未盡緣周官司服有大裁素服之文康成乃云素服縞冠素服也來教云易服深得禮意不肖初所不及也但云欲略如居喪之儀當烏帽角帶縞衣遍考古喪服無

縞衣者蓋喪則必衰故斬齊衰之外錫衰細衰皆衰也無縞衣以處喪者禮除成喪用朝服朝服者緇衣素裳非素衣也詩素冠之二章曰庶見素衣康成據禮之喪服之無素衣也遂轉衣為裳以求合之呂伯恭識其牽合矣然則縞衣似非居喪之服也司服有云其齊服有玄端素端變服言端者自袂言之大夫以上侈袂故也然則素者乃是齋居將有所禱諸上下之通服也不得言為喪服吳白紵歌曰質如輕雲色如銀制以為袍餘

作巾此雖不足以明禮然亦可見素是古人常服今周
密癸辛雜志程大昌演繁露及劉績霏雪録皆同斯志
其言恐是不謬乃知杜夷等不服者謂不喪服非不素
服其義自精確耳過欲如來教自大夫以上定為縞冠
素修袂服自五品以下其袂止可比之元士等定為縞
冠素端衮畢則已不知可不可也或侈袂不便則上下
通服素團領耳執事高賢宇内宗仰又有發蒙之意不
肖所陳必不以為瀆而不告也恃愛多言恐懼恐懼過

頓首頓首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三至七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齊兆求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三

餘姚黄宗羲編

書二十七

議樂

與范以載論樂書王廷相

承示校定兩山李氏律吕元聲感謝感謝且以聲音之道下詢鄙陋吁僕何足以知之雖然亦駭然有疑矣夫古人制為五音非徒然無所本者宫本喉商本舌牙

角本舌徵本舌齒羽本唇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言説必自宫而徵而商而羽而角角者氣平之聲音之終者也故宫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强而能為者今曰黄鍾宫為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喉乎出於唇乎意者閩人無喉中之音故遂以唇舌不正之音而杜撰以定之也不然當何所依據而變之惟其以宫為清則黄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黄鍾三寸九分之説嗚呼其大

謬甚矣夫上古鍾律之調簡矣而不求備也故周禮三宮十二律可足考擊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鍾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板之説盖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晋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加四清以補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夫鍾聲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調非子律不可今曰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恐徵羽之調終不可

成平公欲聽清角雖師曠亦難乎其為擊矣子律謂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五之調亦庶乎其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極短其聲焦殺亦不成調雖有其名而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衍之況後學哉或曰十二律還相為宮然乎曰此亦非六十調之說也凡調以一律為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者也故曰旋相為宮言各律皆可作首也如黃鍾為主律則必以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

呂為羽姑洗為角其音以次而和若以他律雜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淩犯而音調不協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與子而二十四律生焉五五例之而猶缺其一焉雖然樂之調亦足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以雅樂俗樂流傳於世者考之大抵宮調獨多而商角多稍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而已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而清者常不足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説雖美而實用則無後學不察而傳衍之謬矣細讀

兩山之論牽合傅會十居八九既不達五音之清濁又不及作樂之節度雖言元聲其實無當其律音職樂樂器聲容之考証皆長樂陳氏樂書之緒餘也傳之代中恐累執事高見不如再加詳辯求海内知樂君子相與考訂焉是所禱切

答李太常中麓書　劉繪

仁兄中麓去年夏五月因虞鍊師得奉雅翰喜聞動履亨嘉著書談玄性分内真樂無限仰高明靈粹道術宏

逺平生摧顔皺眉事懸知一毫不揣也每寄来詞曲弟雖未諳律學但少隨里中歌謡得之天性者頗中貫珠高玄之妙對善謳客或良辰景快意不覺放歌按拍聽者忻忭今宛洛博達之士往往稱弟多能鄙事亦推及此嘗静念之得忘形高人少借微酡之力妙不可述變音轉節雲璈霜條之響若神噭之也不得其人情景不應強為一焉黯然欵頓若濕韉澁籰然由此觀之樂也者懽動流通而作也昔謝繹稱永叔善俚調尹洙善談怪

一出聞者絶倒弟甚慕焉覧兄諸作邇多南音當屬商意弟略轉之宮徵令高者宏壑而流塵下者清越而激颸飄飄泠泠絶無南音嚅哾戚苦之氣客皆傾耳竦肩駐息栗臂有扶雲騎鳳之想蟬蛻溷濁又豈知世有圭組軒馬之耀榮也乎恨不能奏於兄側歡更何似也悲夫悲夫此戲論歌曲耳因憶郢人易調而寡陽春之和鍾牙發弦以定生死之感然則吾二人之交非可通以世情也嗟歎永言謳歌哇艶咸具神理矣是以放歎察

於康衛國風采於里巷甯戚叩角以伯齊馮驩弾鋏以顯薛下及秦青薛譚孫登阮籍之事可漫語乎哉兩次承手翰都稱閩中王道思古之成家道思篤志沿采標景飭軌誠不可輕嘗睹刻集見其纘摹蟠搆紆折太多慮少奔决自達之勢氣稍不振耳孟荀而下至劉向揚雄韓退之歐陽永叔疏通古勁不專盤挐幽渺也弟謂文章與衰披靡不有雄哲充養其氣如蘇子所謂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者文章殆難言矣弟鹵

進無斐然之裁何足以知奉去拙稿中有答雪咏藏書歌二篇藏書歌弟狂念音調意趣與唐荊川當年藏書歌頗亦相敵也嗟哉歌曲文章咸出一理也暇中詳覧再惟批擲何如

上曾峪孟明府請文廟八佾舞書 孟思

竊惟宇宙間玄奥而難知浩博而難定雜沓而難議者莫如樂焉聲音與政通律卦相經緯風候相流通非至聖上智之明莫能解故曰知之難文之中有詩有器有

人有節序有變度一事紕繆不可謂備而盡美善故曰定之難聖人者履禮樂樂乃能制作聖人者去而後世無聖人之德又歷諸儒勦說臆見補綴捜剔殘缺失次而欲釐正而整齊莫有依據故曰議之難為後人者正宜精思以究其理問學以博其文考索以存其物未可輕為去取而有所定而議也矧先聖為禮樂之宗文廟為禮樂之地又可易易議耶在昔吾濬大祀未能備軒縣之樂八佾之舞也有賢尹劉侯者乃制器備儀燦然

可觀用之既久器物殘缺人事怠緩頃有議者乃舉八佾而删去之而獨存夫聲夫樂者聲音之謂也聲以頌之容以彰之而後聖德可以彷彿而知故樂之中而舞為多樂師掌六舞舞師為教小舞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內則十三學樂舞勺書有膺之舞衣大胥春入學釋菜合舞月令仲春上丁習舞春秋考仲子之宫始舞六羽古人於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非獨以揄揚聖德亦所以顯儀文而風教化也然則舉祀而備樂備樂而去

舞有大不可者三不成禮者二何也夫舞之廢學雖久
然八佾能存則入孔庭而執事泮宮而助祭雖未能
動蕩血脉流通精神而亦得之八佾之形容乃爾惟舞
之不存也故雖晋世大儒以武庫名者而謬以六律為
六人一列必服虔之辯傳崇之議而後知為六人也况
於後進士類又安知八佾為何物哉不可者一也素王
之庭得用八佾者亦以見後代崇聖重道萬世無窮王
祀之意舉而廢之獨拜之奠之獻之而已亦何異於釋

老之祀百神之禮者非所以昭異典殊大祀不可者二也周官大胥正舞位小胥廵舞盖位則酇也所以為綴列則佾也所以為行治民勞者酇遠而佾寡治民逸者酇短而佾多故曰觀舞足以知德今八佾盡去行綴泯絶是大聖無德可舞而士類莫可觀矣不可者三也議者必以人冗而亂近於戲物敝而缺近於褻是猶見贊導者口吃而麾去陪祀者不齊而謝絶之其殘其缺不已甚乎將孰與為祀不成禮一也夫舞之不飭而去舞

苟追蠡而遂去禹鍾害金而遂去周鎛石不和而去石絲不調而去絲空庭對越而獨奏夫竹匏土革與木亦何以為樂亦何用君子而有正樂功也不成禮二也若以徒用殘缺無益感格不如勿用然則奏之者宮必可以動君商必可以召臣角必可以為民徵必可以理事羽必可以感物必素女之瑟可以召風雨必夔之石可以舞百獸來鳳凰瓠巴之絲可以仰六馬伯牙之桐可以出游魚鄒子之管可以變陽和生谷黍而聽之者必

師曠必州鳩必季札以是律之而後舉樂則宇宙之樂不數作而已寧可終行哉故樂者和也聲和形和氣亦和矣仲春丁屆願如漢制召成童者而理樂以備濬邑文物之缺使後來者知存羊之意斯正樂功也語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俟執事也思不通大體輙露蚩鄙上之意事小吏俟進止

與康德涵修撰論樂　陸深

何栢齋曰今世詞曲與古樂同此言有理頗曲折細微

古今須別爾何者古樂主聲詞所以譜其聲也孔子所刪刪其不合於管弦者如素絢不錄是已謂之為逸詩者非也惟聲最易亡三百篇之聲未及漢已亡今特傳其詞耳漢樂府名新聲故詞難詮次新聲又亡至魏晉之詞難通解而聲又亡後周得江左樂工至隋唐聲又亡唐詞多今律詩而聲又亡宋歌詩而餘聲又亡至金元時曲子盛行今所傳者南北調二聲在耳謂即此是古樂深未敢信也大抵古人審聲以選字然後鍊字以

摛文後世先結文字乃損益律呂以和之去元聲遠矣恐非古也即今詞曲論之亦有聲意二端聲一定而意無窮凡聲急處是欲趕板意緩處是欲合索蓋有限以度腔調絲在指撥遲速惟意若明皇遲玉笛以合霓裳是已是故聲傳節拍意傳義理此感通之妙古今無二謂即此是古樂深亦未敢信也舊傳黃絭章蜚等作傳奇俱合鍊鍜人才意所以鼓舞人精神不倦此却與詩之正變合不屬義理宋儒所釋正風變風大雅小雅是

剩語也深行旅疲傯憊無老病廢忘漫浪及此何當面質
為樂願承教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三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四

餘姚黃宗羲編

書二十八

論史

與王待制書　徐一夔

前年冬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去年二月道過錢塘時僕亦自天台裒事而還天遂良覿邂逅於侯潮門憧憧往來之地握手道間闊乃執事以使者催促之亟

僕亦不得從容聽教不勝怏怏分手之後僕以連歲奔播之餘生事寥落且有寒濕脚疾之苦還適海隅覓一館穀之地聊用養痾旋聞文佩至京擢居次對之職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歆艷歆艷今上甫革元命即取十四帝一百六十三年之事修成一代不刋之書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者於今見之甚盛典也而執事拔自常調用稱其材然亦不可不謂之千載一遇去冬有一人來自京云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寧宗

一十三朝一百二十七年之事悉已本據實錄修成上
進局中秉筆之士或已授官或已還山去矣獨順帝一朝
三十六年之事以無實錄可據令遣使者搜訪故都圖
籍列郡文移有關於三十六年之政體者俱収並錄以
備採擇足成一代之書邇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
之命云朝廷以史事見徵蓋以此也且以執事以僕為
善叙事薦之當路夫為總裁薦人以預纂修此固其職
向者道語之時執事不以僕為不材已欲引而置之纂

修之列僕固嘗敷露情實以辭之矣今執事又何為而有意於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世之論史者以為莫切於日歷日歷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歷日歷之設雖曰權倖用事姑以是為創藁之具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之遺法而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歷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

三省必錄如兵機邉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駮經筵之論荅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封匭奏下至錢穀兵甲獄訟造作凡關於政體者必隨日以錄此日歷之所以不可忽也然又慮其出於吏牘未免訛謬或一日之差則後難攷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公所以猶慮日歷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歷慎重如此日歷

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為精確也僕之所陳因執事之所熟知有不待於贅說者而僕自有知頗識元朝制度文為務從簡便且聞史事尤甚疎畧不置日歴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以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實録而已尚幸天歴間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為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其書止於天歴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録可

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叅稽一時預於纂修之士凡若干人餘人雖不盡識如胡仲申陶中立趙伯友趙子常徐大年輩又皆有史學其成此十三朝之史不難矣今元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叅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也其言未必馴也其首尾未必貫串也雖執事髙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而不紊有如向之諸公或受官或還山既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之於後誠恐不能化臭腐

為神奇以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逼迫上道舟至嘉興驛賤疾大作行步不前謹令侍者奉狀上達左右乞賜矜察言之當路別求有史材者成此盛典不備

與李西涯論歷代通鑑纂要謝鐸

夫法古求治固聖王望道未見之盛心稽古陳謨亦人臣納約自牖之素志而諸老先生乃以編纂之任分委某等此又古者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其雖駑下敢不黽勉從事竊嘗聞之朱子之言曰古史之義可見者書與

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蓋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於事之大者則又采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記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故左氏之於春秋既依經作傳而又別為國語以記其事亦此類也某愚竊謂今之纂要昌勿先為編年略如春秋左傳之例而又每事別記以彷彿書與國語之例庶幾統緒可正事體不遺蓋統緒莫大於創業守成而事體

莫要於知人立政一覽之餘誠知歷代創業之艱難與夫守成之不易凡其統緒所在孰為正而可法孰為不正而可戒其君以用其人行其政而治其君以用其人行其政而亂邪正治亂之間惕若覆車之在前儼乎高山之可仰則所謂宏綱要義足為鑒戒可以俾益宸聰恢弘治化者端在是矣若乃編年之書葢必以皇極經世為例而統之分合則又不能不取例於綱目也葢綱目於吕后新莽之年皆冠以甲子而分書之當其時天

下之統未嘗不合於一特賊后篡臣不可比於正統故不得不分書之耳他如帝在房州分書武后紀年之下而統系所在皎若日星此史家所宜奉以為圭臬者也昔人嘗推亡秦以為閏位以其強暴并吞非若漢唐宋諸君之猶有志於救民者也秦既不得為統之正而司馬晉楊隋之篡竊弑逆亦新莽之流亞耳又可以上偕諸君而例以正統予之哉此雖綱目之所已書而義理無窮參之後賢之論恐亦未必無可議也又孔子刪

書斷自唐虞盖以洪荒世逺不可考信而伏羲神農黄帝繼天立極開物成務之功澤流萬世凡有血氣者所不可忘故於易繫下傳又推言之是皆聖經之所紀載孔子之所嘗言者也孔子萬代帝王師孔子不言誰復敢言之哉茍於孔子所不言而復言之以是而求治以是而陳謨亦多見其惑矣某愚以為今日之纂要欲與三皇五帝始合亦斷自伏羲炎黄庶幾上不失易書之指而近亦經世稽古録之遺意也

論修正宋史書 周叙

某再拜廬陵建安臨江江陵列位大人先生台座前叙聞史書之作有司馬子長班孟堅之學識世業而後紀載之體備有司馬温公朱文公之道德位望而後去取之義精蓋史籍不因紀載則無以知一代始終政事因革自非其人學識優世業專豈能書事竒偉成一家之言義例不審去取則無以存綱常扶世教此非其人道德隆位望尊豈能合天理人心之公袪千載蔽錮之惑此

誠不易之至論也然自漢以来史學相承不啻數十人惟此三四君子足以當之者豈無由然哉子長孟堅所作得三代前漢盛明之代足以馳騁其詞鋒温公文公所作得歷代全史之文中或書事失當足以褒貶其是非班馬雖非温公比文公又非諸公所可並稱但以作史而論實本於其學識世業道德位望能各有之故於其身有無窮之譽於史有不刊之功焉叙竊觀宋遼金三史前元至正初始修當時修史諸臣學識未裕道德

末隆既鮮世業之埀復無位望之重其書義例多舛又不以正史歸宋而分為三且列宋於遼金之下揭文安公歐陽文公時司總裁之寄不得不任其責但在當時局於勢有不能耳惟史臣王理輩首議統紀不合諸儒有識之士莫不相與上書爭之而不能得理復著三史正統論推明修端之言欲以遼金為北史宋自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不過遷就時議曲加折衷非盡至論然亦未之從三史遂流傳至今元季四明

陳子桱修通鑑續編遂倣文公綱目之義一以宋為正統而附見遼金之事故雖元滅金夏奄有中國而亦繫於宋下以明天命之未絶周伯温序之曰地有偏全而統無偏全勢有強弱而分無強弱誠哉斯言可謂得去取之公矣但其為書乃編年之體而一代紀載全書未有釐正之者且遼金二史板帙簡省書坊尚存宋史繁多板本復毀散在四方甚少至有號稱為儒没世不及見者不亦重可嗟惜哉夫有大一統文明之盛世必有

千載相遇之君臣而後制度文為可以折衷至當一定之論祛除天下百世之惑殆亦天啓之而待乎其時畀乎其人非偶然之故也洪惟我聖朝混一疆理振古未有文明聲教比隆唐虞四聖相承六十餘年其間制度文為多矣而宋史一書獨未删定豈非天之有待於今日乎方今皇上緝熙聖學崇尚文治即位以来屢有述作左右元老大臣咸盡賛襄經綸之美誠所謂君明臣良曠千古而一遇之時也叙願於此時上啟聖聽以三

史書因其舊文重加編纂以宋為正史附遼金於其後定名而正統別嫌而明微伸前代未愜之論埀萬世史筆之公如沉霾積陰一旦青天白日為之開豁而八方仰照萬物吐氣孰不鼓舞歡忭哉遂俾板刻流傳播於四海人人得覩宋朝一代之全書其為世惠又何如哉且世之作史者患其朝代事迹不足暴其善惡動人耳目以埀勸戒并無可折衷之事以寓筆削故其文或鬱而不彰又患秉筆者才氣卑弱言意淺陋無高簡奇

傑之文足以啟人誦習故其史遂泯而不傳叙觀宋有
天下三百年明君賢臣偉烈俊功前後相望禮樂教化
之盛衣冠文物之隆上追三代遠過漢唐其中曾庸儉
佞禍根罪首載在編簡亦不能無其朝代事迹誠足以
垂勸戒又因元世列於三史不協公論宜折衷而寓筆
削此不患無可編錄之事也伏惟列位大人先生俱以
儒術發身遭逢盛世歷事三朝眷遇隆厚位躋台衡望
重山斗秉筆論思閱三十年有子長孟堅之學識世業

而顯榮則過有司馬溫公之道德位望而知遇則優其文章高簡奇傑皆足傳世而垂後此不患無刪定之資也若因顧問之暇從容建白以此史重修且遴選文學宏博之士共加校理用班馬紀載之體倣文公去取之例刪成信史垂示萬世非特知宋一代始終政事因革其為存綱常扶世教豈小補云哉則夫無窮之譽不刋之功又豈昔人所得專美哉敘拙訥不能面既敬用奉書敷露鄙見惟高明恕其狂妄之罪特賜采納幸甚不

宣

答吳克復論宋史柬

柯維騏

昨承手札見示拙著儒林傳呂東萊林艾軒真西山胡文定陸象山宜入道學不可與孫復楊萬里陳傅良范冲朱震鄭夾漈同列反覆讀之知吾子尚論古人良有獨得非如世俗隨場談好醜者敢不欽服顧僕之愚見蓋亦有說僕於宋舊史雖多增損然有當於理何必改更道學之目前史所無創自宋史重道統也吾子謂其

以道為學竊恐不足以盡之自文武周公以來傳斯道者曰孔曾思孟豈不以六經學庸七篇仁義有繼往開來之功乎有宋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正蒙邵子皇極經世程明道定性書異端辨伊川顔子好學論易春秋二傳悉發前聖所未發可以上接孟氏之緒至南渡朱考亭集厥大成張南軒為朱同道友故並列道學他不得而濫與也程朱諸門人各附其末非謂人人得其傳蓋徵程朱諸源之所漸耳禮記仲尼所稱儒行

非聖哲何以與此後世學者雖希之而未至亦儒之徒也然則儒林豈亞道學直以呂東萊諸儒之講明著述較之周程張邵朱子稍不逮况陸朱之學不可強而同乎孫復以下數君子亦卓為世表靡容輕議止齋不幸以文章知名即其出處交遊文定或有慚色閩中廖世昭撰一統志略序我莆人物只鄭夾漈一人而不及艾軒斯固非定論要之夾漈與艾軒伍不為非倫劉彥沖劉致中並朱子及門西山似當讓地道學不列二劉則

不得及西山矣大抵舍道而為學弗可以語儒舍仲尼所為儒弗可以語道僕所謂道學者兼傳道而言若謂以道為學則宋之名臣名儒何限設所學不以道胡能成名耶道學儒林循吏文苑相次擬孔門四科而首道學抑循吏則正舊史之謬者也世之變然後有烈婦有忠臣德之薄然後有孝義有卓行道之隱然後有隱逸故居列傳之後且文苑諸人一切文行相副若弟取其文則吾子所謂行實文虛何説之能解林巽峰僑居相

邇想得頻晤出此一商如何不宣

與華修撰子潜論修史書　陸粲

得手書知奉明詔將重修宋元二史甚盛舉也粲也聞之君子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良史矣魏晋而下古意寖微然其辭之鄙近猥冗則莫有甚於宋元之為史者夫自孔子修春秋猶援据百二十國寶書馬遷為史記既紬金匱石室之秘又旁采羣籍以就之故凡有事於史不先汎觀博取而能成一家言者未之有也今二代

之史乃獨據其當時所謂實錄者云爾而實錄所據又不過諸家行狀碑誌之屬行狀碑誌之辭能盡善乎是非善惡能盡公乎乃至全篇載入不復刋削（如元史趙孟頫傳曾祖某宗某官國朝贈某官父某贈某官直當時誌文中語耳此類頗多姑舉其一）又不問其人何如凡階級稍崇者輙為立傳其間直叙官職遷轉而事蹟寂寥如一由狀然故其書卷帙雖數倍於前史而文辭乃無一篇可與陳壽以下諸人爭衡非但筆力不逮亦以紀載過繁難於撿括故也其他紕繆又不暇悉

數今必痛掃去之自立機軸先廣開獻書之路求諸野史小說雜傳記詳覈其異同之故準司馬公通鑑考異例為一書使統體既定然後下筆大抵以正史訂雜書之繆以雜書裨正史之闕凡其人之碌碌不足傳者事之瑣屑者奏疏之冗長而空言無實者皆略去之期於繁簡適中是非不謬而已若祗用舊本竄易首尾姑以了事竊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曾不若姑仍其舊之為愈耳然二書體大自非在上者優假歲月無求速成

而諸君子當事者能任為已責不肯虛過日時則未易為矣至其文體且當以平正通達為主不必如今之為古文者務為艱深詭異之辭反使事蹟鬱而弗明此最大忌也當聖明在上垂情述作諸君子遭不世之奇會豈徒受大官酒食藉此為陞轉之計苟且塞責而已哉凡何不與文升輩二三同志以此意昌言於朝使二史之成追蹤班馬為千載之一快也時難得而易失竊重為諸君子願之惟弗以為迂而俯聽之受賜多矣

與魏古渠學博論史書　許孚遠

去冬臘月忽枉長者之車出思默定宇二丈書見示屬為足下商訂史書謬承重託不敢遽為遜避僕謂儒者著作當以孔子為法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存其大經大法以垂訓萬世其他事固不能詳已獨春秋一書因魯史而修之哀周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王政不行刑賞失當人欲肆而天理滅故孔子特為著其是非得失以正人心左氏一傳則春秋之事實存焉孔子沒而史法亡矣漢司馬遷有良

史之才無孔子春秋之志獨以其博覽多聞兼之幽囚發憤作為史記其文詞奇邁膾炙古今然是非頗謬於聖人至其析為帝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諸體亦不敢過為組繪粉飾其間時有缺漏矛盾亦後人所見若帝紀起自五帝但以家語戴記所稱五帝徳為據五帝以前不復遠引遷可謂灼然有見者也其不學孔子書法何也為紀傳之文猶易為春秋書法甚難一字予奪嚴於命討非聖人不能為也故愚以為遷史非有春秋之志也然亦不敢僭擬於

聖人也班固而下史家類祖述馬遷不復有春秋之體至宋司馬温公勒為資治通鑑體近春秋之編年然亦未嘗有書法朱文公先生復取其書釐為綱目有春秋書法矣乃因通鑑起周威烈二十三年春秋以後威烈以前尚缺七十餘年不知温公文公二先生何不直繼春秋而作也其後金仁山先生作通鑑前編又起自陶唐氏盖博採詩書以来唐虞三代之事曁於春秋戰國槩銓年歲繫之書法以上附春秋下冠綱目宜可以補

朱先生之所未備然唐虞歲月自書傳之外逺不可考而以他書證定殊有未安春秋舊文仁山併為裁削其間又似文公之所遜讓而不敢者若夫唐司馬貞作三皇外紀以補馬遷之帝紀高安劉恕作通鑑外紀起盤古至高辛以冠仁山之前編則皆漁獵諸子百家之談信為上古希濶之事以孔子之神聖馬遷之多聞且在千載之上者有所不能知而今皆一一筆以傳之恐其不得為信史矣伏讀足下所編史書起自伏羲終於

勝國書法倣於春秋綱目而叙事取於遷固諸家既詳
編年復兼紀傳旁搜遠覽釐枉訂訛竭精勞神十五六
年於此可謂宇宙間曠舉之事僕平生竊有志焉而未
逮者也但觀帝紀所書羲農事蹟傳之外紀別有增加
恐非的確堯舜紀年同於前編似亦過信仁山之見史
記列傳托始伯夷近代儒者猶謂叩馬而諫之事經傳
無稽不足垂信今自女媧氏共工以及唐虞三代諸臣
無不立傳博則博矣恐未核也孔孟聖賢特為道學傳

當矣而秦漢六朝唐五代千有餘年之間並無一人列於道學至宋而始傳道學復傳儒林宋固多賢矣豈從前儒者在儒林亦無足齒耶封建司天輿地職官四者誠為國家大務別為論次以並於帝紀列傳似矣而四者之外如井田學校兵賦刑法河渠諸務不為編纂反疑闕畧管窺之見不若以前數者總附見於帝紀之為妙也全史之體止於勝國未及當代此未見國史亦有所諱避而然及輿地職官二司詳載本朝制度恐於體

式亦有所未安也如此數端據足下首二三論評論其大都若此至於秦漢而後所書君臣政事予奪取舍權度得失未嘗徧閱不敢輕議竊以為足下此編尚屬大醇而小疵將遂繕寫成帙奏獻明主使付史館垂鑒將來則不可不加校正之力且大編年紀傳自是史家二體若編年而兼紀傳是以春秋綱目之筆合左氏馬遷二長為力更難成書非易妄意編年既在帝紀所載事蹟不妨更加詳核以該括其餘若乃古今聖賢豪傑忠

臣孝子貞節隱逸之流其最顯著足為百代鑒法者不過數百人而盡雖帝紀之外別有列傳似亦無妨然不須每代如此之夥也願足下更思而裁之何如孚遠力不能任贊襄之役漫為疑難辨駁以緩成功懼且得罪然足下不遠千里而来虛心咨訪誠不敢虛且亦萬鄧二凡同心見托之意足下學本淵博用力已深一覺悟之間略為竄定不過數月之功而可矣亦非如來諭劉子玄五難成之說也僕向在荒迷近入墓間小樓專事

靜攝足下何時北征尚能假棹清溪之上一面談乎臨
楮不勝惓惓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四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五　　餘姚黃宗羲編

書二十九

字韻

與徐大章先生書　趙撝謙

竊謂西漢以上著書者皆不藉序文盖其自信有可必傳者更不待他人贊奬而後取信於人也三國以來既不能自信而無疑而人又不足是非於其間必待有名

位在上者倡之也其或不布於名位在上而後為人竊為己物者亦有之如郭象之莊子註宋齊丘之化書是以其書雖無足傳因序文而名於後者亦或有之某之六書本義雖未敢自信其必傳然歷覽前人自許祭酒以来欲明之者不啻數百十家紛紛藉藉非不各自以為盡美盡善然卒無攸主者盖皆未明乎六義而未得其真凡例也鄉上金陵得以此書見知於執事即許序之及東還遂復見而執事尚抱不豫遂弗敢固請茲因所

親詣執敢以復請成人之美循循善誘君子之道其欲執事必
一序者以執事一代文章之砥柱斯文之宗表而某又生於東南
故也顧字書雖一小藝然用之甚大該理甚博嘗謂水火之生
人不可一日無者而人不汲汲然者以其隨取隨足而衆人昧焉
惟聖人於易坎離始終明之字書之於世用亦若水火顧不察
耳夫以沈約所謂韻書綴於世間草創略無次第猶至今用
於人人而況實有通之者乎蓋聲音之在造化有一定自然
之序如祖父伯叔兄弟子孫生生之道居處運用畧不可

桼約未之知世習弗疑沉痼不容鍼砭實可慨也其甚有志於此而未暇也以執事見知故閒及之

答顧希武書 趙撝謙

某白草廬吾兄足下月來得廷慎書自鍾離數日來得季則書自西陵今又得吾兄書三四十日内連得三故人書喜何可言近時朋友之道缺絶何有以規戒講習為久遠計者聚則團坐嘲謔散則烟飛雲歛走於此而亦不免相與逐逐不然自謂迂腐而不合今得書言欲

修韻書此不刋之盛舉也勉成之詳審之甞謂韻之一書如鹽醯稻粱人所不可缺者經史外餘書如魚肉脯醢羊鹿狗鱉有嗜者有不嗜者至如鹽醯稻粱凡圓顱方趾者莫不頼焉雖然其書始於晋之江式成於梁之沈約以歷陸法言孫愐丁度蘇軾兄弟毛晃歐陽德隆劉孟容秦昌朝黄公紹至本朝諸老或修或註或增或減或分或合或次第之或譜音之人人自謂光前絶後然率多疵僞瑕垢吾兄此舉亦無乃踵其武乎詳審之

蓋此書非精六書之義達四聲七音之妙知造化之本原了諳俗之變易者未易與之言也走每讀經史力倦神疲則偃卧於床手執韻書仰而觀之見其疵瑕百出則拂然起坐噫嘻罵前人者亦實有之雖自知暴讀蓋發憤情至自不能不然耳亦欲更正次第删繁却誤一歸本義以埽古今之謬所恨力隻工浩兼之家累病攻而未能也何幸得吾兄亦有志於斯焉詳審之勉成之又安知千百年後無暴讀發憤如趙古則者勉成之詳審

之韻補附去易林為微仲所假未還走之篆書藝不志此欲之何為婚事始畢乃蔣尚之先生之姪也頗淑慧未知能繼其往否俘田勤此不具備

又答顧希武書　趙撝謙

某奉復草廬先生執事莊周云逃空寂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况古則憂困牢落荒林窮谷之間而得執事所遺長書及所註八卦三復累日若飢渇三日而得膏粱酥酪非但喜之而已實有得於心腹肺腸也執事尚奚

自抑之過而獎我之厚耶夫自抑寧過而獎人寧厚雖君子謙恭之道在執事之於不肖宜面命之耳提之猶有未至則踣擊之可也何獎我也若是古則不揣妄自矜大六書作本義已訖然出以示人皆不能貫首尾力看數紙以規辨其是非否則但見謷而已何有如執事高明妙達心誠意專者哉然猶獎我若是終益我之過云爾有便幸易以教我祝囑執事言易註有與傳義異而恐取罵於人者是何傷哉且天地造化其變無窮道

理亦如鳶天魚淵各有所得言其所得而已尚何拘之哉甞泛觀諸家著述雖瑩白如程朱亦未必無少礙雖疏誕如楊陸亦未必無一長況執事沉潛有年覃思既久博叅諸家發揮本義又何謙抑之有而畏人之妄議也哉雖然以不肖觀之文王之彖周公之爻孔子之翼片言隻字皆從密戲六畫流出盖六畫之卦旨理明微與惟象最著故假象之著者以明理之微與者耳是以大傳曰易者象也可以一言蔽之矣朱子雖疾取象太

鑿者然亦曰看易若靠定象看便滋味長若只懸空看

也沒甚意思執事見示八卦吉理則已明顯矣恐於說

象處略有不足可憾幸見教餘容傾盖以罄不莊

與吳嵒儀論韻學書　彭華

辱同館從事偶及韻學足下退而以書見諭破區區之

愚誠懇懇勤勤非愛深者其克爾耶朋友講論切磨之

道缺絶久矣不意復見足下也然所諭終與僕私指謬

異請略陳固陋夫有聲而後有字合字與聲而後有韻

書韻也者類其聲之叶者也使古韻盡存則古人字音固可盡得矣古韻至魏晉時尚多知之宋齊而下浸以湮滅然有博雅好古之士若唐韓退之柳宗元白居易宋歐陽永叔蘇子瞻子由猶能深考古韻而用之矣夫謂之古韻則古人字音與後人有不同明矣詩三百篇强半出於閭門里巷其所韻非當時語而何且一字而有兩音者如左右之類三音者如樂惡之類四音者如行與澤之類古今人皆然何獨謂明鳴二字古人未必讀為芒特釋韻時强轉其聲耶

足下謂明鳴等字今人未嘗讀芒古人之音不應大相絕如此夫沈約距今纔幾時而今之韻于支與微之類合其二而為一麻與遮之類分其一而為二其不同已如此而况數千百年欲其一一若自一口出得乎如今人讀服為房六切而服見之於詩者皆當為蒲北無與房六釋者古人未嘗讀為房六也今讀慶為丘正切而慶之見於易詩者皆當為驅羊無與丘正釋者古人未嘗讀為丘正也左傳以皮叶多坡以皮得聲則皮初讀為蒲波切轉而為蒲糜耳頗延

年以霾釋施霾以貍得聲則霾初讀為陵之切轉而為亡皆耳莫之取義日在草中也後人乃妄加以日字臺之取義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後人乃訛轉為苔音若此者未可遽以一二數姑就足下所及者而言之夫古今人不同多矣試以文韻語觀之字自倉頡古文變而為籀篆又變而為小篆又變而為隸又變而為楷為草以今之草律石鼓之古文吾不知同耶異耶詩自三百篇變而為離騷又變而為五言又變而為七言又變而為

近體為小詞以今之詞律雅頌之古句吾不知同邪異邪凡古之禮樂制度後世廢易殆盡所幸存而未泯者頗有載籍之傳焉字之音韵亦猶是也於今可見古人音考者獨賴經傳中韻語耳足下因古人之釋韻非今人之所讀遂謂古人强轉其聲何溺於今而誣古人也以意見而遂譏僕之張喙何自信之篤而謬僕也僕每觀足下嘿嘿自處誠以為無可語者若僕環視其中蔑如也故每有所疑輙以質於高明夫豈好辯哉誠惡夫

坐井觀天穴牖窺日者之自小也惟足下不卻棄以僕之言猶之古察之四方訊之一二博古之士求其至當歸一之論以賜教益則幸甚幸甚

答李仁夫論轉注書 楊慎

遠枉書札下問假借之字有限轉注之法亦有限耶凡字皆可轉邪走近注轉注古音一書悉之矣然遠近諸君子觀省者皆以尋常韻書視之未有琢磨陶冶洗髓伐毛至此者執事其有意於啟誨之乎敢無以復蓋轉

注六書之變自沈約之韻一出作詩者據以為定若法家之玉條金科而古學遂失傳矣故凡見於經傳子集與今韻殊者悉謂之古者轉注也古音也一也非有二也韓昌黎多用之方樊諸家注之曰古音也至宋吳才老深究其本原作韻補一書程可久又為之說曰才老之說雖多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而已朱子又因可久而衍其說云明乎此古音雖不盡見而可以類推愚謂可以互用通用之說近之類推之說可疑也凡字皆有

四聲皆有切響如皆可通也皆可互也則為字為音不勝其繁矣原古人轉注之法義可互則互可通則通未必皆互皆通也如天之字天忝舔鐵是其四聲也他年切之外有鐵因切是其切響也其音忝舔鐵三音皆無義而不可轉鐵因之切則與方言叶故止有切響可通而四聲不互也日之為字有人忍任日是其四聲其音若音熱是其切響音若者日出於若木故毛詩之音叶之音熱者日本陽精而景炎故楚辭之音叶之令楚南

方言猶呼日頭為熱頭是其證也四聲之平上去皆無義故不互也又如應之字應影映役有平去二互而無上入中之為字中腫仲竹亦如之此類皆推之則窒矣詩之叶音如易之卦變六十四卦可變為九千四十六卦而孔子彖傳取卦之義者不過訟隨以下十餘卦葢變而有義則取之無義則弗之取也考之易之彖象皆韻而其所叶無異於詩詩十五國不同言語而叶音無異也楚遠在江漢數千里外而叶音無異於詩也漢人

賦頌史漢叙傳揚雄太玄焦貢易林其取韻又何嘗異於易詩楚辭哉至於宋人則不然歐陽二蘇王介甫皆深於音韻而賢者過之自信謂四聲皆可轉切韻皆可通其所推衍枝葉出於易詩楚辭賦頌玄林之外不啻十之五六如其說也則盡南山之竹不足為其書窮萬籟之音不足為其韻矣所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亦何取於古音哉大抵宋人之學失於主張太過而欲盡廢古人說理則曰漢唐諸人如說夢說字則曰自漢以下

無人識解經盡廢毛鄭服杜之訓而自謂得聖人之心為詩文則弗踐韓柳李杜之蹊逕而自謂性情之真義理自然也至於音韻之間亦不屑蹈古人之成迹而自出一喉吻焉今舉其略如園之音云鴨之音鷁貿之音便直之音竹求之於古則易詩楚辭所無也求之於今則方言謡俗不叶也如其類而推之則當以呼天為鐵名日為忍矣可乎不可乎故予作古音略宋人之叶音咸無取焉為是故爾近日宋學王相古學休囚程文之

士一經之家尊宋人比於聖人習語録謂之本領一聞
有言議及宋人弱者掩耳強者攘臂以旁搜遠紹為玩
物喪志以束書不觀為用心於內聽予此言能無夏蟲
語冰乎尚賴一二汲古之士如執事輩此道尚不墜也
執事又謂欲作一序見執事之得才老之失慎也末學
豈敢望古人而亦豈敢與古人較得失哉但私心竊病
才老之書多襍宋人之作而於經典注疏子史襍字尚
多遺逸其顯而易見者如左傳之鞠音芎毛詩之咥音

戲古昔且然其它書之遺漏可知矣譬則繍縠之未裁麴糵之未釀也謂尺刀之餘為綺麗而遺機杼杯勺之餘為酒醴而遺甕盎可乎予之所注詳於經典亦猶通鑑之前編其汰宋人者猶文章正宗韓柳而下無取也一得之愚蓋在於是亦使好古者勿惑於類推之說而自取不類也其才老所取已備者不複載間有複者或因其謬音誤觧改而正之單聞孤證補而廣之故非勦說雷同也或曰子之古音遽之合胎韻嘗取王岐公銘

詩矣下是猶一二曷嘗不取宋人也予曰貽遽合韻祖於楚辭是以取之用是見予非不取宋人也不取夫宋人之不師古也凡著書之大凡如此近接月塢張子尤數數是書予語以近世知崇古文而不知崇古韻猶清廟之祀去簋爵而用杯盤洞庭張樂廢簫籥塤箎而進琵琶箏纂也亦必不稱矣或時於賦頌用韻止以意轉小註一叶字問其音鮮瞠然不能答也是不以為鉤深致遠之淵而以為御窮劑急之府也豈非宋人之說誤

之哉張子忻然擊節謂予此言惟中溪可與晤語惜也間以山川阻以雲泥何日明燭散帙如對䵝蒼坐鶴亭時乎臨書於邑

與楊用修太史書　陸粲

粲自羈貫時誦公文章已深嚮往及壯登仕與令弟用德為同年又同入館每從詢公動定之詳以不獲侍教為恨其後自謫省謫都匀間於一二士友家覩公手書滇中諸作良用歎服歸田以來始得轉注古音畧讀之

為不忍去手竊謂此義自漢迄今學者皆尊信許氏之說莫覺其非雖趙撝謙嘗言之而未盡惟公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獨持偉論成此鉅編其曰中央嵾之膏肓而起叔仲之廢疾者雖自謂可也甚盛甚盛第其間猶頗有足疑者粲也過不自量嘗欲書之以請質焉顧先達如公以命世豪傑之才而濟以精詣博洽之學論議所及前無古人其著述豈晚末所當置喙是以遲回未敢遽出其說既而思之此書關係至大苟纖微不盡便

成千載之憾所謂不欲以疑網墮来哲固公之盛心也不勝受莫助之之顧用敢忘其固陋而卒陳之惟公察焉夫此書既為轉注而作則當依許氏說文之例以字之偏傍為主凡其轉聲皆疏於本字之下庶幾綱舉目張一覽可盡迺今置偏傍而用韻則有難言者矣盖一字而每韻皆見則不勝其煩獨於一處說之又未能曲暢如後語所稱再轉三轉以至八九轉者今此書能盡之乎令後来者討尋而莫得其源流恐不免有遺議矣

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謂傍音叶音皆轉注之極此至論也傍音姑弗論若叶音則吳棫韻補具矣其有譌謬闕遺不妨拈出或附見於後如古音餘之比可也今摘取其一二以羣入諸韻則未知其義為轉注乎為叶音乎其他不録者豈盡無足采乎去取之間當必有意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二也古文竒字如東韻之𪅱支韻之𪏮虞韻之𦊆囮者諸篇中往往見之此等蓋不勝紀載誠欲扶微廣異自可蒐輯別為一書而以雜之轉注

之列則恐非其倫類也與序文所謂匪徒逞势博累卷帙者其指得無少異乎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三也其他援證字義或千慮一失尚有可商確者間亦隨文箋注别録以備省覽敬託時川公為之先容然粲猶竊愧懼不敢自安深惟著述之功創始者難而求備之論後出者易剏以粲之謭薄寡聞而輙議及此誠亦僭妄之極矣所敢自同季緒以犯公家徳祖瑣瑣之譏亦恃公曠度髙識不翅能為丁敬禮也如或恕其狂愚賜示可否

使積年之疑一旦氷釋則鄙人之幸大矣非所敢望也惟公實重圖之滇載記方謀校刻俟完即寓上舍甥姚某之官重慶便冒昧布此臨書悚側不知所云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五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書三十

數學

與萬思節主事書 唐順之

承示途中遇險及當局冷眼之説足知新功甚慰甚慰熟處冷得絶勝冷處冷得然險處惶惑原是易處錯過不曽做得工夫也易論學每以涉川為説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

乎所謂終身之憂也吾友閒居少過却是不曾抖擻提醒精神吾固預憂吾友涉川之難今吾友自知之矣自此緊着工夫常常從危處操心常如與天吳河伯對壘毀譽利害諸關悉為照破即世間一切大川何所不利涉也先輩云聖人於困險中有至樂於平安中却是有至憂然哉吾每欲與大洲兄相會乃欲相與證明絕學非歷數之謂也然歷數自郭氏以來亦成三百餘年絕學矣國初搜得一元統僅能於守敬下乘中下得幾句註脚監中二百餘年拱手推讓以為歷祖吾向

来病劇中於此術偶有一悟頗謂神解而自笑其爲屠龍之技無所用之亦嘆世無可語者近得来書乃知從有透曉如大洲者在也一快一快但不知大洲所謂透曉而曆官所不解者何所指耶豈所謂曆理者七政盈縮遲速之所以然如元史所載王恂李謙曆議及緑督氏革象書之類獨能洞其精微是曆官衹知其數而吾輩獨能明其理遂指此爲透曉而曆官所不解者耶蓋昔者太史造曆既已算定日躔盈縮月離遲疾去極遠近

渾淪得一天體在胸膈中而欲傳之形器之間以為歷本則是以數寸筭子握任萬古宇宙轉運葢甚難下手此予長所謂太初歷既已測候而姓與鄀等不能為筭之時也古歷大衍為精一行和尚藏却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於是守敬獨得一法曰弧矢圜算弧矢立如所謂橫弧矢赤道變為黄道黄道變為白道者最為圓機活法自此黄赤白三道之畸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此法不惟儒生不曉而三百年來歷官亦盡不曉矣今監中有

一書頗秘名曰歷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圓術頗在馬試問之歷官亦樂家一啞鍾耳豈大洲所謂透曉而歷官所不曉者蓋謂此耶若所指如前說雖極精微幽渺猶是儒生套子所指如後說雖若九九綴術乃是實得也煩問之大洲求一轉語見示當更有請教夫六藝之學昔人以為數可陳而義難知在今日歷家却是義可知而數難陳蓋得其數而不通其義者有之矣若謂得其理而不得其數則施之實用既無下手處而并其所謂義者亦脫

空影響非真際也雖然今歷家自謂得其數矣今歷家相傳之數如歷經立成通軌云云者郭氏之下乘也死數也弧矢圓術云云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數也死數言語文字也活數非言語文字也得其活數雖掀翻一部歷經不留一字盡創新法亦可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死數則挨墻傍壁轉身一步倒矣夫知歷理又知歷數此吾之所以與儒生異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與歷官異也理與數非二也數者理之實致用處也活數死數非二也死數

者活數之所寄也近見一二儒者亦有意象數之學

然不得其傳則往往以儒者範圍天地之虛談而欲盡

過疇人布算積分之實用不知豈便吃爾盖過了也後

世儒生所論六藝往往而然不特歷也大洲其於吾言

有合耶否也揚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

人曰伎通乎天地之歷數而未必通乎身心之歷數者

又一行守敬輩之所以為蔽也今未暇論也雖然所欲

請教於大洲者其大者百未一舉也而輙瑣瑣及此毋

乃以我不知務乎縱言至此一笑吾友欲吾舉歷家一二緊要語與大洲印證如步日躔中盈初縮末限用立差三十一平差二萬四千六百此死數也又如步月離中用初末限度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此死數也歷家知據此死數布算而已試求其所以平差立差之原與十四度六十六分之數從徳處起則知活數矣似此只舉一兩件更不費辭也活數者如揲蓍求卦之初參伍錯綜而陰陽未分者也死數者如卦畫已成之後為九為

六而陰陽既定者也

論五行書 王廷相

廷相頓首栢齋先生執事昨承諭以五行之說舊與僕同今所見與僕異竊料執事之意似以為今是而昨非矣以僕觀之執事可謂中於世俗之惑反迷真而失其故智將為不善變者也何以故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撓作此以紀歲月日時非有所謂甲乙屬木子亥屬水之說然亦偶爾定之即以當年為甲子歲仲冬為甲子月冬

至為甲子日半夜為甲子時耳不知經歷幾千百歲後人乃以五行分配之此半途立論無所本始不待智者而後知矣執事乃信然從之豈非不勝於世俗之嘵嘵者而遂為此無稽之論以附會於仲尼之道乎迷真而舍其故智非耶且夫五行之氣無則已矣有之則一日之內無不全體俱在安有今日為木明日為火又明日為土為金為水乎何春止為木夏止為火秋止為金冬止為水乎何土惟王於四季而餘月土氣即絶滅乎

執事試再思之此理然邪否邪此論是邪非邪大觀真
識之儒不惑世俗鄙謬之論者皆足以辯之矣不意明
達物理如執事推明孔子之道如執事而反其失如此
使僕無復望於斯世之儒豈不為可歎哉執事曰但世
人之言五行亦有奇中者故不耐何信之遂為說曰如
人本無姓名也茍定其姓與名焉他人呼之必從而應
之氣本無水火木金土之名也今人一定其名則其氣
隨而應之謂氣有神應然矣嗟乎執事之迷何至此極

也僕意執事欲附會於世俗之論而不得強為此以自解也不自知其陷於怪謬誣妄之歸矣夫人也氣成形體而具神識者也故呼其名而能應之不知五行之氣亦有形體如人之知識否耶依木附草人言嘯梁如鬼物之作祟否耶不知甲乙之日木之神氣主之而水土金火之氣遂能退避相遜邪抑有所管轄分定而不敢越其職邪不知人定其名彼何以自知其為金為木為水為火為土而即順應邪此恐決不能然矣執事所謂世

之言五行有奇中者此何足異哉蓋多言而能中耳僕嘗謂不用五行亦能奇中試以士人舉進士者十人僕據其文學體貌而懸斷之指某曰後日官至某官中間履歷平順坎險隨意而道指某曰何如何如指某曰何如何如他日驗之必有三四中者且亦有一二奇中者何也此皆仕人之所必有者若以為白日飛昇則無能驗之矣不中者人不傳之矣中者必傳之以為神然則假五行而奇中者何以異此大抵神道設教古聖人卜筮

之微意也然於大道無所闇蝕至於五行星命範圍皇極等術足以壞亂仲尼純正之道不可一日容之以惑世可也執事必欲求通其說而附會之何其迷之至此極也望再虛心思之勿為索隱之過幸甚幸甚

答何粹夫書　王廷相

邇者蒙示陰陽律呂管見多先儒所未發之旨教我多矣但所諭人死魂升為陽而能神則不敢奉教陰陽終竟不能相離凡以為神者皆陰陽之妙用也故曰陰陽

不測之謂神人死魂升乃陰陽之精離其糟粕也不可謂獨陽而無陰大抵陰陽論至極精處氣雖無形而氤氲焄蒿之象即陰其動蕩飛揚之妙即陽如火之附物然無物則火不見亦是也故人死魂升而能神者此也執事乃離絶陰陽為兩物但恐陽無所附著不能自為形體耳望再思之樂律與愚見同者亦多中間如五音以宫商角徵羽為序又曰五音皆從詩章之音節此其大不合者五音節序皆人聲氣自然之節度故宫而徵

徵而商商而羽羽而角角非一毫人力可以強為者宫商角徵羽論清濁多寡之次序可也謂樂曲音節之次序恐非其本然之妙焉五音在人聲氣有定而詩章之字則無定故宫字本宫音也使在第四字則亦可以為羽音而用之商字本商音也使在第二字則亦可以為徵音而用之何也為人之聲氣節度所奪也此二端者樂律之大要大本世之儒者不講久矣漢之制氏徒能記其鏗鏘鼓舞之音而不能言其義又何足怪哉陳氏之

去二變不用四清者皆不達於此道而臆說故也兩山李氏以宫為清而黄鍾之管三寸有奇此不足深怪益闔人無喉中之音誤以唇舌不正之音而妄為之說也僕往年亦曾有樂論數篇以無佐史不得録奉請教俟後圖也辰下漸暑惟若時自攝不宣備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六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書三十一

技術

與星士曾克新談命書 馬一龍

星士談命反覆其子平五星之說以為人之窮通壽夭皆一定而不移者某詰之曰若所以為人立命者何據曰歲月日時八字也前此無命乎兩儀既搆五行交併

倏忽之間渾為一氣受氣布形萬象森羅雜糅成質體裁各足雖其元苞未脫呼吸在母而造化已成運動由已矣謂此有生焉未也歲月日時乃不推此而徒求之脫胎之後則渾天貞一之氣反不若破天散淆之精乎星士從古庵先生以来不能對反問古庵古庵教之後先天後天本来一氣生時八字後天氣也父母受精先天氣也由後可以推前得此可以識彼其言誠是但人知梐梏而死不能知梐梏而生者也溟滓兆形十月始足

一如珠露再如桃花乾元默運於內而坤鼎乘於外一
呼吸之殊一情欲之感一寒暑之侵一飲食之失其間
耗氣奪胎傷損乎三百日之久不知其幾故嬰生而病
疾長而夭折皆先天之氣有所不完固耳其脫胎也又
安得歲月日時支干生尅與受氣之初無少差殊乎非
有太任胎教如文王者其不桎梏而生也或寡矣大抵
太虛之中絪緼充塞神寓虛中虛寓氣中萬物得一虛
則生盡一虛則滅然神不可測思虛不可捉摸陰陽闔

闔闢剛柔摩盪絪緼中生氣氣中生虛虛中生神造化自然之妙也氣之所聚有厚薄則虛之所涵有大小虛之所涵有大小則神之所得有多寡一實萬分絪緼中原無破綻欠缺雖纖悉覼縷而得之者無不全體充足此一天星斗倒從支干入宮孤虛旺相從其屬取之是執器以索理循象而羈神術之小數耳而況窮其術者又未盡得也何以言命其人持其說復古庵古庵報謝

與進士陶希文論葬書　童軒

承示郭景純論葬書一冊凡八篇予讀之其言簡而要其理順而明視他葬書膠於禍福利害者大有徑庭矣然有可疑者三有不信者一蓋景純之在江左號為博學高才多識竒字所著江賦史稱其詞氣雄偉以今觀之信然使此書果為景純所著其間必多證事據理而先王葬埋制度與夫藝文志宮宅地形亦考求所自未應鑿空架虛而為是無稽之言也矧其文字有不類乎此其有可疑者一也夫列傳所載景純妙於陰陽歷筭五

行天文卜筮之術為人禳災轉禍通致無方無慮數千言其末止載景純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及為人葬龍耳二事而所著有洞林卜韻音義圖譜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數書亦無葬書八篇世次久遠口耳相傳其閒如蕭吉所撰大抵與景純不殊不知草廬何據以為景純書也此其有可疑者二也且景純為人所葬必背凶而趨吉必向福而避禍其歷世必欲其久其門戶必欲其昌此固無俟於言也然則何為卜葬暨陽

卒致雙栢之禍豈諆於人者容而圖於已者疎耶此其

有可疑者三也商書有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

百殃盖以善惡係於己禍福聽諸天不可以探取而或

得不可以智計而苟免所為莫之致而至者是也今此

書所載本體得氣遺體受蔭乗其所來則貴富而吉昌

犯其所害則貧賤而凶厄使其言果信則禍福不係於

天而係於地勢之美惡也善惡不證於人而證於山形

之向背也豈理也哉夫死者之葬於地猶生者之宅於

家府第者王侯之所宅也廨宇者官吏之所宅也村舍者民庶之所宅也營壘者軍旅之所宅也脫民徙於營壘果能易而爲軍乎軍徙於廨宇果能爲官吏乎官吏徙於府第果能爲王侯乎何也富貴貧賤初非壘舍府第所能移易故也今以庸賤之人欲穴富貴之山以利其福是何異於徙壘舍府第而欲移易其富貴者耶其有不可信者此也故諺有之曰屋下人無福山頭土不靈此言雖鄙實可以破千載之惑僞有目疾不能詳書不

知足下以為何如莫書奉上希檢納萬萬軒再拜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七